

今晚谈

高分考生涌向中本贯通 算的是什么账?

评论员 宋学敏

上海考生胡晨中考702.5分,够得上区里最好的市重点高中,最终却选择了上海港湾学校的中本贯通项目,就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。三年中取后,通过转段考试,他便能直升上海海事大学本科。

胡晨并非个例。2026年上海中本贯通计划招生2756人,录取率仅9.1%。86个专业点分数线平均上涨约18分,头部热门专业涨幅接近40分。上海海事大学首次加入,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录取线691分,物流工程690分,已逼近市重点高中录取线。广州同样有考生以708分选择了中本贯通。

多年来,中职几乎是中考失利者的无奈选

择。如今,一批手握重点高中入场券的高分考生主动入局,正在改变职校“差生收容所”的固有认知。表面看是高分考生“降级”读职校,细算账才发现,这一选择相当务实。

胡晨的妈妈算过一笔账:孩子天天熬夜,就算挤进重点高中,以孩子的后劲,三年后大概率是末流211冷门专业或中游一本。现在走中本贯通,提前锁定上海海事大学王牌专业,毕业证和普通高考生一样,还省去三年煎熬。她说这叫“牺牲一点分数,为确定性买单”。

如今越来越多家庭不再迷信名校光环,转而计算投入产出比。与其花三年赌一个不确定的高考结果,不如用中考分数换一张稳妥的本科门票。贯通项目的学生更早接触专业技能,拥有企业定向实习机会。

然而,中本贯通火爆,传统的“3+2”中高职贯

通和三年制中专,吸引力依然很低。换句话说,人们追捧的是“本科结果”,而非职业教育“培养技能人才”的内核。如果中本贯通最终只是变成另一条刷学历的赛道,而未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突破,便偏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。

中本贯通真正的优势,在于一体化长学制、企业深度参与教学、实习前置和产教融合,这些是普通高中无法复制的。学校应当用好这些优势,而不能把中职办成“简易普高”,只盯着转段考试分数。

要让职校从“热起来”变得“香起来”,不仅需要职业教育自身提质培优,技能人才的社会评价体系也需同步跟上。目前,职校生在考公、事业单位招聘中仍面临隐性学历门槛,部分企业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也未充分落实。这些障碍不扫除,社会认同便很难真正提升。

热搜弹幕

幼童呕吐网约车内被索500元清洁费

徐女士一家带不满三岁女儿乘网约车前往云南野生动物园,司机途中频繁急刹致孩子晕车呕吐。夫妻二人下车清理时,司机索要500元清洗费,协商无果后报警。调解失败,司机一路尾随堵截徐女士一家。二次报警后,经民警协调,乘客赔付250元。平台事后回应:车内呕吐赔偿上限为200元,涉事司机账号已永久下线。

司机损失不小,500元并非漫天要价

●洗车店深度清洁内饰加除味,没个三四百下不来,还要搭上半天不能接单,算上误工费,500块并不夸张。

●平台200元赔偿上限过于死板,严重呕吐和酒杯水能一样吗?讲规则也得看实际情况。

●孩子小不是免责牌,弄脏了别人谋生的工具,该赔就得赔,不能拿“他还是个孩子”说事。

●司机情绪失控有前因,平台一刀切把矛盾踢给司乘双方,规则缺乏弹性,换谁摊上都窝火。

要价可以谈,尾随堵截越红线

●自己频繁急刹把孩子晃吐了,转头就索要500元,这跟讹诈有什么区别?

●平台规定上限200元,司机凭什么翻倍要价?

●尾随、堵人、吓哭小孩,永久封号一点儿都不冤,开车先学做人。

●索赔可以,但不能尾随、堵截、吓哭孩子——这可不是要钱,是要挟了。

索赔多少都可谈,但做人不能没底线

弄脏车该赔,这是规矩;洗车除味、停运误工,几百块不是不能谈。家长该做的,是主动承担合理赔偿,而不是在“实际清洗用不了多少”上纠缠。

司机可以索赔,但不能以威胁为筹码。尾随、堵截、吓哭孩子——这一套下来,原本占理也变没理了,被永久封号不冤。

回过头看,平台那个“最高200元”的规定也值得商榷。严重呕吐涉及拆洗内饰和深度除味,200块未必够。不如改成凭票实报实销,清洗费多少就赔多少,再加误工费补偿,损失有据可查,争议自然减少。

整理 老宋

画里有话



山西省大同市有家特产店设免费饮水箱,供路人自取,但饮水箱夜间常被清空。监控显示,一女子每天凌晨三点准时出现,倒掉剩水只为带走空瓶,最多倒掉24瓶。店主发视频呼吁别浪费:“阿姨拿水没问题,我不舒服的是她把水全倒了。”店主现已改为白天放水、夜间收回水箱。

——封面新闻

这类占小便宜行为谈不上坏,但足够蠢。坏人的恶意往往可预料、可防范,蠢人的行为却毫无逻辑,无法预测,造成的后果更令人抓狂。

点评 老宋 漫画 张弛

新闻多看点

文脉流着流着,就有了岸

文/付殿贵

2026年8月20日8—9版



在吕官屯村艺术陈列馆,我盯着状元榜看了很久。17个博士、56个硕士、700多个本科生,在榜上闪闪发光。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,不只是佩服,更是疑问:凭什么?

采访完李绍宁和王晓瑾,我好像摸到了一点线索。李绍宁高一物理只考了7分,姥爷说“山不让尘,川不辞盈”,这句话影响了他的学习和成长,一路逆袭,从一名差生到博士后。

王晓瑾的父亲没上成大学,带着女儿夜里去老师家问数学题,老师解题,他帮忙喂猪。

一个是走出去的博士后,一个是走回来的妇联干部。

两条路,一个根:耕读传家。

后来我明白了。这个村子没什么教育秘诀,只有一件事:把读书当日子过。战乱时没断,穷时没断。

离开吕官屯村时,我特意驱车走了一趟南运河河堤,又看见大运河,水不紧不慢。

我忽然觉得,耕读传家,不过是一代人认准了,下一代人接着走。

文脉这东西,急不得。就像大运河,流着流着,就有了岸。

十元理发,老地方老顾客

文/信华

说这里理发的有学生、老师、老教授,有的学生从小学一直理到博士,有的毕业多年还开车回来,不少人都成了老朋友。还有位岁数很大的老人以前常来,后来好几个月没见,他有点挂念。有回碰见那位老人的女儿,他问了一句,才知道老人腿脚不便,出不了门。

张师傅动作很快,十几分钟理完一个。这里没有推销,也没人问办不办卡,只是唠唠家常。一位顾客理完发起身,对张师傅说了句“下个月见”。

去南大北村理发店,我一开始走错了校门。向保安打听,他说得从卫津路门进去,到了保安岗亭右拐,往前走就到了。保安还说,如果找不到,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,大家都知道。我照他说的走,很快在10号楼下找到了那块褪色的招牌。推门进去,店里陈设有些旧,镜子上贴着“理发十元”。张师傅在这里已经做了27年。店里坐满了人,有上了年纪的老人,也有年轻学生,大家坐着排队。

张师傅一边忙活一边聊,

2026年8月16日5版

